

矿彩入画

吴泽军是宁波市第三中学的一名美术教师。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画展，是宁波基础教育领域的又一次有益探索。“吴泽军老师心中的‘源头活水’，让师生之间的‘天光云影’成为可能。此次画展既代表我们学校美术老师的艺术水准，也给未来宁波高中美术特色学子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引。”画展开幕当天，宁波三中党委书记曹斌带领一批学子赶到现场，为吴泽军的画展“打call”。

展厅里，一组以天然矿物颜料创作完成的佛像绘画引起了业界的特别关注，很多人赞叹：“怎么会出现这种材质的画！颗粒性如此强，触摸如此有质感！”

《涅槃》佛像图展露了“秀骨清像”的魏晋风度；《慧光》佛像图尽显大唐气象、皇家风范；观《清韵》佛像图，淡静宁和的宋韵流风扑面而来……吴泽军把他精湛的技巧和岩彩特有的质地肌理发挥到了极致。

为什么会想到创作丝路主题的佛像系列？矿彩绘画的魅力又是从何而来？吴泽军讲述了他的创作心路历程。

1971年，吴泽军出生于湖南常德，从会拿笔纸，他就开始描描画画了，起先多是临摹，之后长年累月起早贪黑地画，甚至整宿整宿地画，画进了湖南师范大学——当时，湖南省有且仅有这么一所开设了美术系的本科院校。头两年，水墨、水粉、水彩什么都画，后两年，吴泽军选择了“中国画”这个分支。

大学毕业前夕，学校组织去龙门石窟、敦煌观光采风，他被那些飞天壁画和石窟艺术震撼了，觉得中国的传统绘画很有艺术想象力，后来就一直寻思着要临摹或者进行创作加工。

1995年大学毕业后，吴泽军被宁波市教育局人才引进到宁波三中担任美术教师。展览、学术会议跑得多了，见识也广了，艺术的内涵变得更加宽泛，表现形式也更为多样，矿彩入画就在那时候进入了他的生命。

吴泽军采用的矿物颜料是珉琅。珉琅，又称“佛郎”“法蓝”，国人多称景泰蓝，是外来语的音译词。珉琅由天然矿物质硅、铅丹、硼砂、长石、石英等按照比例混合，然后分别加入各种金属氧化物，再经焙烧磨成粉末而成。

一直以来，珉琅多以涂料的身份用于工艺品上色，一个偶然的契机，吴泽军发现了珉琅的另一种妙用，颗粒状的结晶体

用于绘画，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，作品往往呈现粗犷、古朴的原始之美和凝重、沧桑的历史感。于是，他直接将这种矿物颜料运用到了画板上。

吴泽军说，在30年前，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亲赴敦煌、龙门石窟等艺术圣地考察，所以他立志要把石窟艺术“搬”上画板，矿彩很适合表达佛像艺术，他要实现当年的愿望。

在宁波三中工作室的案台上，多的是剪刀、镊子、刮刀、吸管、矿石、金属丝等材料，媒介是并不常见的木板织物，从研磨色料、焊接胶贴，到丝线盘编、辅砂填料，靠的是吴泽军的一双“巧手”。一幅矿彩佛像图要半年左右才能完成，它既是一幅画，也是精雕细琢的工艺美术作品。

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，吴泽军努力把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与矿物颜料的天然材质完美糅合，使作品呈现深邃、苍劲的意境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

正如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李朝霞对他的评价，“在吴泽军的绘画中，佛像浸染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内敛、含蓄之气韵，又显示出大气磅礴的安静、肃穆之华彩，柔情缱绻又雍容大象；其作品中的佛像造型大都洁净唯美、矫矫不群，展现了形神兼备、脱俗飘逸的形象。在对佛像的塑造中，他删略和过滤掉了许多情节、细节，强化了他所追求的精神本质要素。”

一幅《涅槃》佛像图，取材于北魏时期的一尊石雕佛像，他创作时虚化了一些细节，然后在佛像右边加入了红色的“火焰”，头上则加了灰色的天空，寓意浴火重生，超拔出尘。

事实上，吴泽军的丝路绘画个展，已经不是第一次引起轰动。

吴泽军告诉记者，2014年在宁波美术馆举办的“梦回敦煌”矿彩作品个人展，反响很好，他的新型绘画风格及技法也引起了日本同行的兴趣与关注。

两年后，“丝路之旅”吴泽军矿彩作品日本巡展分别在东京和长崎展出，展览地点是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和长崎美术馆。吴泽军带去近100件矿彩作品，为日本观众奉献了一场展现丝绸之路灿烂文化的艺术盛宴。展览不仅受到日本艺术界及观众的欢迎，也得到了日本社会各界名流的支持与关注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、村山富市分别为他的画展题写名称。



观众在展厅中。(黄银凤 摄)

西行漫记

湘江楚水赋予吴泽军含蓄低调的性格，他是胸藏锦绣、腹隐珠玑的那一类人，言语不多，痴心绘画逾三十载，游走于传统与当代、观念与构成、有相与无相之间。

在宁波三中执教近三十年，吴泽军在象牙塔的一隅天地里，一边创作，一边教书育人，日子过得宁静而淡泊，自然有更沉淀的心境去创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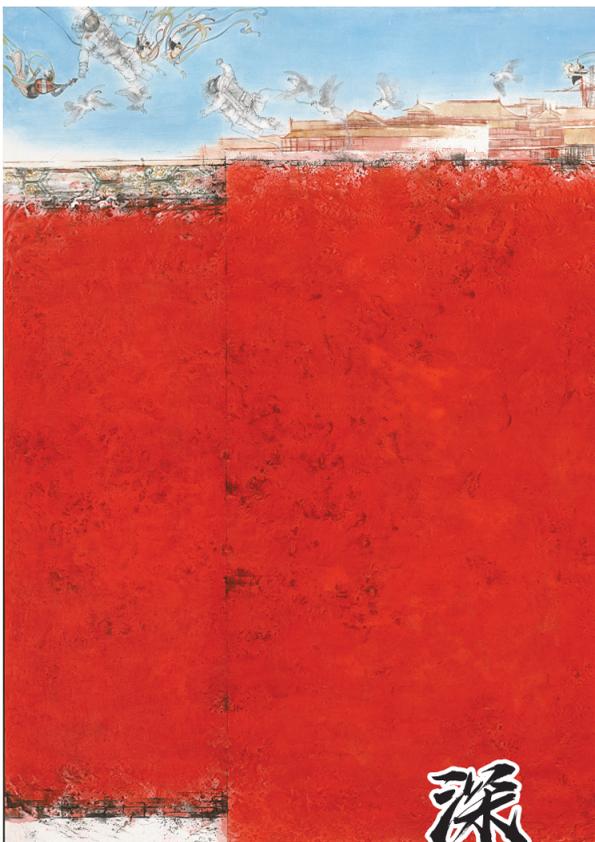
尽管浸润江南多年，但“乡关何处”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，“就艺术而言，西部戈壁、敦煌阳关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原乡。”

“此次展览的名称为‘丝路语痕’。‘语’是艺术家的艺术话语，也是他体验文化、体会文明的言语记录；‘痕’则代表着画家用行走千里丝路的足下留痕，同时，也是他感怀历史、感怀艺术

的思想痕迹。‘语痕’，是一位痴迷于艺术、醉心于绘画艺术家的创作心路历程。”敦煌学院博士生导师、创院院长田卫戈这样概括吴泽军的艺术人生。

中国当代艺术是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艺术形式，在其自我更新的过程中，必须经历自身的文化沉淀与创造性转换，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根之木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有不少中国艺术家西去寻根。吴泽军也承接了这样一个传统，把“文化寻根”作为艺术创新的动力。

行者无疆。“丝路语痕——吴泽军作品展”上的约50幅丝绸之路题材作品，都是吴泽军造访之后创作完成的，“近20年来，我曾多次前往中国西部探寻，足迹几乎遍布西部重要的文化遗迹，



《历史的天空——千年飞天梦》
水墨综合

丝绸之路的文化遗迹，给当代画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以及多元的表现技法。

在宁波艺术家吴泽军的笔下，无论是古道明月、霜天牧歌，还是丝路行者；无论是神秘的飞天、甲骨文、唐宋佛像造像，还是石鼓遗韵、莫高窟印象；无论是戈壁风光、大漠气象还是阳关故址、汉代长城图景，无不叙述着这条古老又绵长的人类互通共荣之路。

日前，“丝路语痕——吴泽军作品展”在中国美术馆举行，展出的作品让人耳目一新，这既是一次丝路艺术的呈现，也是一场丝路文明的对话。



《宋苑之花》
大漆综合



《新雪景寒林》
水墨综合



《中华之源》
大漆综合



《飞天(一)》
矿粉综合

深耕三十余载

丝路在他画笔下「绵延」

黄银凤



如西安碑林、大足石刻、龙门石窟、汉长城、玉门关遗址、敦煌莫高窟等。我的作品灵感大都来自这些历史遗痕。”

吴泽军将西安碑林视为“中国最大的石质图书馆和中国书法艺术宝库”，他一次次走近它，感受碑石、文字、书法的高古气息，如何用绘画的语言来表现其蕴含的中华文明和思想文化，是他一直在尝试的创作活动。

后来，他以“碑刻”为母题延展“甲骨回响”“石鼓遗韵”“文脉风华”等系列综合材料绘画，用大漆调砂砾制作出风化的质感，用漆灰层层打磨，用刻刀重现文字符号，呈现的作品画面黝黑，砂砾斑驳，肌理粗糙，在一片被风化的痕迹中，仿佛诉说着历史，赓续着文脉。

吴泽军也特别钟情石刻、敦煌壁画，敦煌莫高窟带给他无尽的美与震撼力。

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，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，莫高窟见证了最初的东西文化融合。吴泽军如饥似渴地在现

场临摹、写生，从中寻找传统与当代艺术的价值连接，之后进行再创作，以丰厚的历史感悟，瑰丽的艺术想象，跨时空的浪漫手法，“思接千载而视通万里”，这一时期他创作的作品，本质上已是写意精神对写实的超越了。

他还从大足石刻、龙门石窟、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等石窟艺术中吸取力量，深入西北戈壁以及阳关、玉门关、汉长城等遗址遗迹，探寻丝路文明的根脉，像雕刻时光一般打磨出的作品，肌理所呈现的沧桑美感具有当代特质，同时又切入历史文脉的追问。

“诸如此类的种种探索，揭示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民族情感与人文情愫。这为他的当代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民族文化基础。以一种守先待后的姿态，不断地踏上了艰难的跋涉之路。”在“丝路语痕——吴泽军作品展”主题研讨会上，展览的学术主持、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、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卫感慨道。



展览现场。(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)

丝路新语

吴泽军多年的写生考察，始终不离丝绸之路的主线；他开阔的视野，更关注着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互鉴。在艺术实践和文化思考中，吴泽军在多材料、多画种上广泛涉猎，既是矿彩写实风格佛像艺术创作的能手，又是勇于告别人已有成绩提出“综合材料绘画”主张并推出实验水墨丝路新风貌的一员干将。

“3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，我的作品形式有过几次转变，这次呈现的综合材料系列作品，不是预先的设计，也不是刻意追求，是基于对材料的认识，在一个不断体验，不断延展的创作过程中，完成的艺术语言方式的转换。”吴泽军说。

在杨卫教授看来，校友吴泽军是一位对材料极其敏锐的艺术家，这源于其对现实生活的敏感，同时，也是基于他对当代艺术的价值认同。吴泽军没有从事装置、行为和影像等观念艺术的创作，但他作为一个敏锐的艺术家，受到了观念艺术的诸多影响。吴泽军的大学时期，正是当代艺术风起云涌之时，他走上艺术创作之路，一方面把材料拓展视为艺术创新的重要手段，不断加以推进和完善；另一方面关注文化的变迁与时代的命运，将材料拓展与现实、文化和时代主题结合起来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综合材料绘画语言脉络与探索轨迹。

著名美术批评家、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荣誉主席贾方舟认为，吴泽军的艺术创作特色鲜明，大戈壁大空间大格局下的沧桑感历史感很厚重。画面上被风蚀的残留的历史遗迹和斑驳肌理，让人印象深刻。“丝绸之路有很多寺庙和石窟壁画，这是中国艺术史的重要方面。当代艺术如何吸收传统艺术？这方面吴泽军进行了很好的探索，他的这些作品，在向传统学习的同时体现了个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态度。”

综合材料绘画既传统又当代，它是与国际接轨、体现时代性的一个跨界画种，如何通过创新的形式，用当代的艺术语言去唤醒丝绸之路上的文物，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影响力？

了解中国画史的人都知道，山水审美风格的显现，主要表现在皴法上，山水画家的笔墨技

巧很大程度上是借助皴法来体现的。

“吴泽军很有悟性，他选择了矿粉、水墨、大漆这三种中国文化底蕴积淀深厚的媒材，作为主要原料来表达他的丝路畅想，同时，他还创造性地逐渐形成了适合表现风蚀质地肌理的‘砂砾皴’。”研讨会上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于洋表示，“宁波是综合材料绘画的重镇，最近我去看了几位宁波艺术家的作品展，从中越来越感受到综合材料的张力在当下具有重要的价值。”

所谓“砂砾皴”，是指用较厚的生宣，以砂砾为底，层层拓印模仿还原这种肌理质地形成的过程，在砂砾质地上反复皴擦，同时用大量的水墨或大漆、石粉等天然矿物颜料、自然材料以及金箔、银箔等材料丰富画面，再辅以往传统山水技法，如此一来，能将大西北那种风蚀、砂砾混合的地貌特点完美地体现。

“丰富的笔墨语言在清新典雅的格调下生发出极富韵致的张力，呈现一派诗意和禅境；天然矿彩与水墨、大漆几种绘画语言描摹的丝绸之路文化，成就了一种新的民族绘画精神。”中国美院教授、中国美协综合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杨勃松表示，“吴泽军的此次作品展，是他多年来探索古代丝绸之路的思考与积累，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时代发展共振的关系。”

杨卫认为，吴泽军通过材料的探索，在语言方式上的不断更新与递进，使得这些沉睡千年的文化遗存，从掩埋的历史尘埃中脱颖而出，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与时间轮廓。吴泽军用艺术的方式，挖掘了一段正在消失的历史，并为其注入了有血有肉的生命活力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把这条探索之路引向更为深邃的历史深处，为其铺垫了连贯古今、横跨东西的人文基础——

他以大开大合的手笔，概括了丝路交流的历史，又以古代壁画的传统，整合了中西古今的画法，有实有虚，有特写，有穿插，情随境生，光辉随光环扩展，诗意在流动中闪光。有大唐的灿烂，西域的绚丽，波斯的细密，写实的凝重，写意的酣畅。一幅幅宏伟壮阔的作品，是漫长年代的重叠，是东西跨度的浓缩，概括了中西交流的生态。